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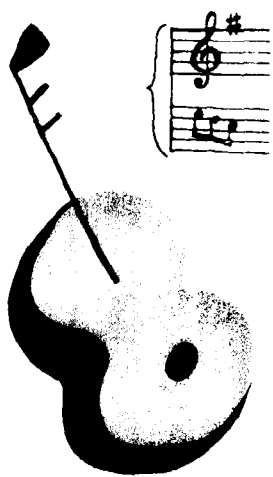
乐坛成才记

YUE TAN CHENG CAI JI

本社
编

上海音乐出版社





乐坛成才记

YUE TAN CHENG CAI JI

本社编

上海音乐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方立平

封面设计：徐 勇

乐坛成才记

本社编

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2.5 插页4 字数 227,000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400册

ISBN 7-80553-053-X/J·50

书号：8127·3051 定价：2.45元

目 录

绿色的旋律·····	陈圣来 (1)
魔笛的传人·····	周 骏 (30)
琵琶情·····	刘德海 (49)
民族魂求索·····	邹 釜 (69)
一腔浓爱任舒卷·····	凌 夏 (92)
恒星之路·····	苏纪迅 (110)
乐潮·····	倪为国 (136)
走最远的路·····	王 武 (159)
他与音符的和谐结构·····	张志业 (185)
洞庭湖的儿子·····	方立平 (223)
弦上的歌·····	陈先法 (266)
美的旋律线是曲折的·····	秦 浩 (290)
古琴情深·····	宁健利 (328)
“小白马”再现·····	游 原 (347)
动人心弦的“未完成”·····	蔡蓉曾 (365)

绿色的旋律

(记李坚)

陈圣来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钢琴家，他叫李坚。也许，和他名字相符，他长得身高一米八〇，魁伟而强壮。然而，他的脸却显得白皙而清秀，鼻梁挺直，眼睛不大，但神采炯炯，尤其是谈到他心爱的乐曲时，瞳仁犹如乌黑发亮的琴键，灼灼生辉。他的脸上老是挂着笑，带几分腼腆，蕴几分含蓄，偶尔才有那种青年小伙子狂放不羁的放肆笑声。但这样的笑声毕竟太少，他的笑不是有力度的爆发性的笑，而是淡淡的，匀分给每时每刻的微笑，给人一种羞涩感，一种亲近感。他今年才二十岁，豆蔻年华，脸上稚气尚未脱尽，但和这个年龄的大多数青年相比较，他显得稳重有余，活泼不足。然而他毕竟是个青年，好动，好娱乐，譬如游游泳，溜溜冰，也跳跳舞。他更是一个足球迷，虽然他不会踢球，但精彩的球赛，他从不肯放弃，哪怕让他的钢琴暂受冷遇。他喜欢上馆子，音乐学院附近的“天鹅阁”西餐馆，他是常客，练完琴，

时近中午，他会闲逛似地来到这里，叫一客炸排，叫一客浓汤，再来几片奶油面包，花个三四元钱，颇觉心满意足。可见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刻苦用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他自己承认有些懒，当初在选择小提琴和钢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贪图坐着而把砵码放到了钢琴上。确实，和上肢相比，他的下肢已明显呈现出发胖的趋势。有时他真有些懒，如果他再刻苦些的话（也许这太残酷了），他会成长得更快。他的成功一半靠他的勤奋，一半靠他的灵气。这是个色彩感很强的青年，决非象他弹奏的钢琴那样，只有黑色和白色。他认为音乐都是可以用色彩来描绘的，他把飞扬的乐章都看成一块块立体的有形有色的浮雕：勃拉姆斯是灰色的，一种非常洒脱的灰色；莫扎特是蓝色的，那种非常纯粹的蓝色；贝多芬是古铜色的，那种凝重深沉的铜色……当他兴奋地用他想象的色块，来涂抹各位音乐大师时，我琢磨着眼前这位青年钢琴家的色彩。从他走过的艺术道路上，我分辨出一种绿色，一种充满生机，令人心醉的绿色。我分明听到了他生命的第一旋律和艺术的第二旋律，追逐着，替换着，就象两只飞向蓝天的哨鸽，不断鸣叫，不断升华。那是一首希望之曲，生命之曲……

他很幸运，诞生在一位音乐家的家庭，父亲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长笛吹奏手，母亲是位小提琴家。当

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美妙乐声，象一只翩翩的彩蝶，穿越重洋，在异国国土上四处飞扬时，母亲俞丽拿的姓名也为世人所熟识，李坚就在父母的事业正飞黄腾达时，降生到人间。可以说，音乐的细胞渗透到他生命的胚胎里。也许这种耳濡目染，也许这种氛围的熏陶，使李坚独具音乐的禀赋和天才。

三、四岁时，他去看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当看到杨白劳遭受黄世仁欺凌时，他眼睛里竟噙满悲愤的泪水；看了朝鲜歌剧《血海》，回到家后，他竟掀开钢琴盖，一个音一个音地将《血海》主题歌的旋律摸了出来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充满了音乐的律动。他觉得世间一切都可以用音乐表现出来。他常常会爬上凳子，在钢琴上叮叮咚咚乱弹一气，然后偏着头告诉母亲：“妈妈，这是小草！”再乱弹一气，又告诉母亲：“妈妈，这是月亮！”他具有一种奇特的音乐思维能力。母亲发现了这一点，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在音乐上成才。然而她不敢，或者说，她不愿。

李坚诞生的实在不是时候，在他刚刚学会走路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也蹒跚开步了。而且这个六十年代中期诞生的怪胎，其滋长速度是那样迅速，它破坏了李坚和李坚这一代人理该汲取的文化源泉。一切音乐大师都被打翻在地，象顾圣婴这样国内年轻的钢琴家被迫殉难。俞丽拿随着她心爱的《梁祝》一起遭受厄运。家里长笛哑了，钢琴阖上了眼睑，小提琴的弓似乎也不敢去亲吻那四根琴弦。

这是一个没有音乐的时代，唯有的只是喧嚣！

他就诞生和成长在这样的时代。母亲面对着儿子出众的音乐天才，脑际里回荡着的却是柴可夫斯基的《葬礼进行曲》，她心中在默默流泪，自己对儿子的一腔热望，将悄悄地埋葬在心底。她已经寒心了，她不希望儿子再接自己班，让他当个普通的工人、农民吧！在那个愚昧的年头，没有知识的劳动者是最可炫耀的。

时局太混乱了，频频而来的战备报告，搅得人心慌慌，象李坚这样的小孩必须疏散。父亲将她带到嘉定农村，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。可是李坚正是最顽皮的时候，加上他胆子大得拆天，离开父母身边，在农村接二连三地闯祸。先是跌进河里，被人家救起；接着又抓住生产队的水牛角，在上面“荡秋千”。这只水牛前些天刚戳伤了人，李坚竟双手吊在牛角上，生产队长急得心都悬起来，他飞跑上前，从牛角上把李坚抢了下来。幸亏牛累了，否则一发牛脾气，李坚算完了。

“他不能再住在农村了，这小孩要闯大祸的！”生产队长郑重其事地向李坚的父母提出了这个忠告。

于是，一天父亲将李坚领回上海去。几个月的农村生活把小李坚宠野了。这里比城市好玩，有小河，有田野，整天可以撒开双腿，在田埂上奔啊，跑啊！现在要回到那局促的房子挤房子的城里去，他不肯。当父亲来领他时，他拿出小孩独具的反抗手段，躺在地上打滚。然而他毕竟犟不过父亲，他被硬拽上了汽车。

回到家里，那小小的十几平方屋子已关不住他这颗“野”惯了的心。他常常溜出去，他开始和人家孩子打架了。一天，他撕破了衣衫划开了皮肤，狼狈地回到家里，胆怯地蹩到母亲身旁。他不怕父亲，尽管父亲有时很凶，但那是假的。而对母亲他倒存几分敬畏，母亲的声音低低的，温柔的，但里面带有一种不容回避，不容反抗的力量。俞丽拿看着从外面“挂彩”回来的儿子，严厉的目光里慢慢涌上来一种温柔和自责的泪水：儿子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，可是没有书念，没有地方玩，他的精力到什么地方去释放？社会上又世风日下，青年人文盲加流氓那么多。母亲心颤栗了，不能让孩子滑到那条路上去，否则将是父母的罪孽，得让什么东西拴住儿子的心。她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，终于慢慢落到了自己的琴盒上。让孩子跟自己学琴吧，俞丽拿和她爱人都是搞音乐的，他们不具备时髦的本领，如做木匠，做裁缝，所谓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当时，公认这些手艺是最实惠的，趋之若鹜。然而，俞丽拿已不考虑实惠不实惠，将来谋生是孩子的事，眼下要紧的是不能让他学坏，把他领进音乐的王国去吧！兴许，那儿会使他流连忘返的。

二

就这样，琴盒被打开了，好象所罗门锡封的魔瓶被渔夫开启了。音乐的“魔鬼”被释放出来，小李坚

开始每天对着镜子，持琴、练弓，从霍曼到开塞，一课一课地练，一级阶梯一级阶梯地爬。

然而，命运就象九溪十八弯，谁知道在哪儿磕绊一下，它拐了一个弯，又向前流畅。一九七三年年底，李坚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俞丽拿的老同学洪腾。她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，曾在第二届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，获得第三奖。也许，过去大家都很忙，难得有闲暇的时间，再说那时俞丽拿家门庭若市，高朋满座，她不愿凑热闹。而现在她知道，老同学落魄了，处世艰难，正需要朋友，她来了。

那一天，李坚也在家里，俞丽拿将李坚推到洪腾面前：“老同学，收下这个学生怎么样？”洪腾打量着这个八岁的胖墩墩的孩子。孩子眨巴着眼睛看着他，显得挺机警的样子，一点也不怯生。

“叫洪老师！”俞丽拿说。

“洪老师！”一声脆生生、甜滋滋的叫声。

洪腾心头腾起一股热浪，她抚摸着李坚的头，对俞丽拿说：“好哇，我收下这个学生，不过有言在先，跟我学，就要服从我的规矩，不能先弹样板戏，要从基础弹起，这点你比我懂。”

“好吧，反正我们关起门来练。你认为应该怎么练就怎么练！”

就此，李坚的艺术道路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，他和钢琴结下不解之缘。

洪腾按时来给李坚上课了。一到俞丽拿家，他们先把门关上，把窗帘拉严。当时正是寒凝大地的

冬季，巴赫、柏辽兹、李斯特、肖邦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德彪西，都被一一囚入冷宫。洪腾只好在这小屋里，携同李坚偷偷地窥觑一下大师们的尊容，和他们作一番倾心的交谈。采尔尼的练习曲、肖邦的练习曲、李斯特的练习曲、巴赫的复调作品……一首一首从这八岁的孩子手下滚过。洪腾凭着一个钢琴家和教师的双重职业敏感，她感觉到李坚的音乐素质不错，乐感相当强，耳朵也很好，特别是他具有一种力度和意志，这是成为一个钢琴家必不可少的内在气质。然而小家伙弹起琴来，弹性不够，往往练着练着，他双臂会紧张起来，这时，洪腾会“啪”地在李坚肩膀上拍一下，“放松，这里要放松，要自然！”然后转过头来对俞丽拿讲：“丽拿，看孩子练琴，无论如何要注意他手指尖与琴键的关系，这是整个教学的关键，假如这个关系处理得不好，就一辈子也弹不好钢琴。”俞丽拿一旁认真地把这几行字记录下来，并用红笔圈了出来。每次训练时，俞丽拿总是在一旁仔细记录，特别是关于弹琴要诀，更是一字不漏。待洪腾一走，她根据记录，再指导孩子练琴。

“弹性”，那个只能意会，很难言传的“弹性”，使洪腾伤透脑筋。孩子还小，不能领会手指与琴键的关系，洪腾很焦急：钢琴家的手指应该同芭蕾舞演员的脚趾一样，是全身的支撑点。钢琴家对乐曲的理解程度，被乐曲诱发的激情，以及丰富细腻的内心体验，全是通过手指在琴键上的弹奏而流露出来。必须帮助孩子度过这一关卡。

洪腾真有意思，近四十岁的人，身体已经发胖，但她努力支撑起发胖的身子，踮起脚尖，做出了跳芭蕾舞的姿势：“李坚，你看，芭蕾舞演员的脚尖是全身力量的支撑点，支撑得自然轻松，准确，芭蕾才能跳得好。弹钢琴的手指尖就要象跳芭蕾舞的脚趾那样，懂吗？”小李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洪腾生怕自己不会诱导，过去教惯了大学生，现在要教这样的孩子，也许教学方法上须有一番根本的改变。他蓦地想起了一个老教师，马思荪先生。这是一位在培养青少年音乐人才上有丰富经验的钢琴教育家，五十年代他曾培养出殷承宗、李民铎等钢琴家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李坚克服这个弊病。但是马思荪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要这样一个“牛鬼蛇神”来指导小孩子弹西方的“资产阶级”乐曲，弄得不好，给扣上一顶“教唆犯”的帽子投入监狱，也并不是稀奇事。在那个黑云密布、群魔乱舞的年代，什么荒诞的事没有发生过！洪腾抱着不妨一试的侥幸心理，去找马先生。想不到马先生一口答应，没有一点推辞和作难的表情。

东安新村十五、六平方米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内，一架钢琴占去整间房子一半左右的地方。洪腾、马思荪、俞丽拿、李坚四个人把剩余的空间挤得满满的。李坚坐在钢琴前，向老师和母亲汇报学习的进度，并接受马先生的指教。这是担风险的事，洪腾没有放在老同学家里进行，而将课堂移到了自己家里。狭隘的小屋内，旋律升起了，一个个音符从琴键下飞旋

出来。两位老师在倾心地审听，在细心地会诊。当时有这样的学习条件，正是李坚的幸运。他的弹性逐步在增加。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离开钢琴，他就把什么都忘了。他刚学会骑自行车，有空就象赶新鲜似的，推着车子在校园里骑来骑去。一次，他骑着车在教学大楼的走廊里转来转去，洪腾心里豁然裂开了一道缝：李坚能在这么狭小的走廊里骑车，而且一点不紧张，说明他的弹性并不差，问题要引导他将这种弹性观念运用到弹琴的手指上去。洪腾加快了教学的速度和进度，逼李坚上马，把他强推上去，终于李坚大有起色，他度过了这一关卡，手指轻重有致，刚柔相济地在键盘上飞舞起来。

三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上海五·七音训班招收学员，俞丽拿和洪腾兴致勃勃地带李坚去应试。小李坚弹奏得非常出色。一曲《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》弹得欢快跳跃，那娴熟的技巧，奔放的情绪，饱满的音色，使主考教师频频颌首。

然而，在那个年头，“然而”的事情太多，顺理成章的事情太少。李坚就在“然而”后面，一大堆非艺术本身的原因下，被淘汰了。尽管俞丽拿让李坚学钢琴并无多大功利目的，她只是想把孩子的心拴住。然而，一旦孩子表露出这方面的天才，做母亲的谁不

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呢？现在，这一切都渺茫了，她禁不住了，背着孩子大哭一场，让心底里所有的冤屈和愤恨全都倾泻出来。

李坚这些天也明显地沉默了，虽然这个十岁的孩子还不可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前途的叵测，但他幼小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打击，至少他从母亲和老师的脸上，看到了生活的阴影。这些天，他摸钢琴摸得少了，母亲和老师也明白他的心情，不再逼他弹琴。他参加了水球队每星期训练二次，他的手想忘却钢琴，忘却那笼罩在心头的阴影。俞丽拿又买了一些半导体零件，让李坚自个去摆弄。在当时装半导体收音机和扩大机是很风行的。尽管收音机里老是那几个样板戏，然而人们的兴趣并不在收音机播放的节目，而在收音机本身。李坚一度很沉湎于此，四管、六管，他装了一架又一架。一次，不小心烙铁把他手指烫伤了，他也没在意。那正是暑期，下午他又去游泳池里泡了一下，谁知道，细菌乘虚而入，他染了败血症，昏迷过去。

那些天，家里人是如何忧心如焚地守在李坚的病榻旁，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生命。母爱唯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心痛欲裂。而洪腾老师也是牵心揪肠，她们虔诚地为李坚的健康祈祷。也许，心诚则灵，死神退却了，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，李坚终于脱离了危险。那天，洪腾老师带了水果又来看他。老师望着大病初愈的小李坚，没有谈论钢琴，只是带着殷切的目光注视着李坚。她知道李坚心头还残存

着那次音训班招考的阴影，她要释却这阴影，让孩子坚强起来。生活中哪能一帆风顺，孩子还小，今后应该承受得起更大的生活风浪。她给李坚讲贝多芬的故事，讲贝多芬在逆境中的挣扎，与疾病的搏斗，随着洪腾娓娓的话音，李坚似乎静静地把头枕在贝多芬这位音乐大师的膝上，去寻求安慰，寻求力量。“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，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，象激流一般飞涌出来，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就在他们的眼里，他们的行迹里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象处于患难时的那末伟大，那末丰满，那末幸福。”《贝多芬传》中，那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话语激励着李坚。

洪腾临走时，留下了一句话：“李坚，做人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、勇敢的人，然后才能成为艺术家、钢琴家。”李坚默默地点着头，象是沉吟，象是思索。他记住了，在生与死的考验中，他挺过来了。

出院的那一天，老师和妈妈一起来接他，一踏进家门，他就扑向那架心爱的钢琴。呵，久违了！李坚象见到他久别重逢的小伙伴，双眸放光。他默默地走到钢琴前，揭开琴盖，两手满怀深情地按下去，炽热欢快的曲子从他手指缝里迸发出来。他弹的就是考五·七音训班时弹的那首《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》，“将来的主人，必定是我们……”那旋律充满自信，充满朝气，充满执著不回的勇气。老师和母亲也跟着轻轻哼唱起来，泪水从他们的眼眶里悄悄地溢了出来，顺着脸颊，滚落到地板上。

他死了一次，又终于活过来了。生死之间，他悟到了人生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。虽然，他还幼稚，只是象朦胧中看到了熹光。他开始虔诚地和钢琴为伴，每天坐在钢琴前，练得手臂发胀，手指发麻，为了钢琴，他几乎牺牲了他所有的童年。然而，世间的事物就是这样，是一根平衡的天平，有所失必有所得。他失掉了他本应该得到的东西，他也得到了别人难以企及、十分艳羡的东西。就在学钢琴的同时，洪腾老师给他讲唐诗宋词，给他看齐白石、刘海粟、列宾、柯罗的画，给他谈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的小说。他从这些大师身上汲取精髓，在这些诗词、绘画、小说中，聆听到一种奇妙的韵律。这些作品中分明流淌着一种无声的音乐，一种雄奇的旋律。他能够透过各种艺术的外壳，去领会和探究一种音乐的感情色彩和思想意境。他广采博纳、触类旁通，从艺术修养上，从人的素质上，得到了升华。

四

春笋终于顶破了石板，李坚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上去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一个愚昧和虚假的时代结束了。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首次恢复招生，一九七八年李坚获得了正式深造的机会。附中并正式聘请洪腾作为李坚的辅导教师。于是，他们可以把门打开，把窗帘拉开，大大方方地和音乐大师们会晤、交谈。钢琴键盘上敲打出的每个音符都载着李坚这种

欢悦在飞扬。李坚终于赶上了好时辰，他在音乐王国里尽情地遨游，用他的双手，也用他的心去练，去弹，他稚嫩的翅膀开始坚硬起来。一九八〇年五月，他在“上海之春”钢琴比赛中，荣获二等奖。

他超众的才能崭露出来。当时他正在跟奥地利专家弗莱什曼学习，弗莱什曼严格要求学生背谱。李坚把他规定三个星期背出的乐谱，一个星期就全背出来了。一部贝多芬《降E大调奏鸣曲》，三个乐章，整整二十分钟的曲谱，还有舒曼《g小调第二奏鸣曲》，他全背出来了。弗莱什曼对这个孩子惊人的背谱能力和演奏才华表示惊讶，提议为李坚举办一次独奏音乐会。两个月时间内，李坚把准备在钢琴独奏会上演奏的一整套节目全部拿下来了：贝多芬《降E大调奏鸣曲》、舒曼《g小调第二奏鸣曲》、勃拉姆斯四首叙诗曲、巴赫的《英国组曲》第四组、肖邦的摇篮曲……那真是惊人的速度。

音乐独奏会在音乐学院礼堂举行。李坚第一次以一个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在台上独奏。他的自我感觉好极了，双手在键盘上时而飞驰，时而漫步，时而如急雨般敲打，时而如春风般轻拂。虽然琴声中还未免透发出一种隐隐的稚气，但听得出，他不是用手在琴上机械地动作，而是用心去感受，去拥抱，去表现乐曲的广阔的意境。

第一次独奏会取得很大成功，小荷露出尖尖角，洪腾似乎比自己成功还要高兴。她把李坚带到饮食店，着实地犒劳了他一顿。